

钟楼街史话之 千年街史略钩沉

14 钟楼街沿革及钟楼之殇 (下)

王继祖 王琛

万历年建钟楼之殇

明代万历年间,迁址重建于钟楼街中段街南的钟楼,很多年来一直传说,由傅山之祖傅霖主事所建。傅霖之所以撰写《重修钟楼说》之文,或许是最好之佐证。我们试以万历十二年(1584)为此楼重建的起始年代,迄1931年,因年久失修随时会塌圮而拆去计算,前后存在了347年。出生于1921年前后的老太原人,似乎应该有个比较清楚的记忆。我曾听祖父辈人讲,也见到过文字记载,明万历年间起建的钟楼,呈“规制若城(楼)小”,不及原钟楼、鼓楼和八座城门之门楼巍峨雄宏,但是,却玲珑娟秀,体态多姿。它分台基和楼阁两部分,下部台基夯土而成,外券巨砖,台面呈方形,台壁呈梯形,单拱门洞,供人通行。台上砖砌十字花栏女墙,高三尺许。台梯在台之南壁,为八字两折对叠,拾阶而上可登临。上部楼阁三层五丈,为外三内二式。整个造型重檐宏敞,椽拱飞扬,十字歇山结顶。楼阁中硕大的门字钟架上高悬巨钟一口,据说高达丈余,重逾千斤,是明初大钟楼之遗物。每逢报时,声闻四达,远播城之内外,在绵久雄宏的钟声中有一丝丝裂声。钟楼有巨匾曰“兜氏洪声”,是否亦为所拆明初大钟楼之遗物?不得而知。

此匾文何意?所谓“兜氏”,乃为周代古官名,《周礼·考工记·兜氏》曰:“兜氏为钟”。兜氏者,大约是专管铸治钟彝之器的官员吧。钟、钟两字,古时通用。《诗经·小雅·鼓钟》有“鼓钟将将,淮水汤汤”句可证。今简化字更把钟、钟,以“钟”化而为一,意无所歧。至于“洪声”,望文可知其意,无需再费笔墨。

应该说,万历年间迁址重建的钟楼和钟楼街上曾经有过的“打钟寺”之小钟楼、明初洪武间所建之大钟楼共三座钟楼中,万历年间迁址重建的钟楼是存世时间最长、跨越朝代最多、历史影响最大、最有代表性的古代建筑。明清以来诸多太原府志中所载的“钟楼”史料,绝大多数专指于它。但是,钟楼街之得名却不是因它,而是它的前身:“明初洪武间所建大钟楼”。当然更不可能是金元时期“打钟寺”的“小钟楼”了。

这座万历钟楼在其存世的近350年间,一经问世便目睹了万历十四年(1586)的“太原大荒,米珠薪桂,人至相食”,目睹了曾经为建它而四处奔走的傅霖,为解太原饥民之倒悬,“解囊慨助,施粥百日,米费四百斛”的壮行义举;万历二十九年、三十年目睹了“太原

复大饥。(傅)霖于小弥陀寺(故址在今馒头巷),焚火地炕收宿,贫人有病死者,施棺埋葬。复施粥,起冬月至来年熟乃止,活众数万”的“敦仁”“尚义”之善举;目睹了明末李自成义军毁大南关城、攻占太原以及清军用红夷洋炮轰塌太原城西北角等大战乱;尤其是目睹了这两次战乱,将太原商家驱赶于钟楼街、打钟寺、开化寺,歪打正着地促进了太原商市之北上东进,造就了两座寺庙的商市化嬗变,造就了钟楼街百年商市之成形,使之终于发展成执太原商贸业之牛耳的大势。

但是,作为钟楼街百年商市的目击者“万历建钟楼”,两百多年无人修葺,无人问津。直到清道光二十年,眼见钟楼将圮将废,一个姓崔的阳曲县知县,才在“宪谕”(上司的命令)督促下,草草给予补残守缺的所谓重修。“宪谕”是发自太原府知府,还是山西布政使?志乘未见详载,似须后人再费一番心思。或曰,你如何就能断定崔知县是草草修葺?其实这有何难,道光二十年是1840年,至1931年,一座传统的古代木构建筑毁坏至此,质量如何?可以想见。而在清末,钟楼已近废弃破败不堪,时人皆知,多有呼吁。道光年之后修是否草草,可以想见。加之当时时局,两次鸦片战争,甲午海战,八国联军侵扰……国难频频,卖国契约不断,国将不国,又有谁去关心一个“行将破败”的钟楼。

反观鼓楼,与明初大钟楼同期问世,因所居为巡抚衙前,而得到官家长期呵护,所以从创建的洪武九年(1376)后,尚能经得起火烧和火炮的轰击而不垂,是在治理战争创伤的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拆除,告别了这个世界,存在了563个春秋。而多灾多难的钟楼,虽与鼓楼同创于明初,却在万历的十二年、十三年间,替天灾背罪,为人祸罹难,夭折于不知名的“罪过”,被拆毁于一旦,存世仅仅两百余年,不足鼓楼之半数,文其“钟楼之殇”,千真万确。

无论如何,万历年间旧楼拆去,还建新楼,终有传续。迁建于新址的钟楼,虽规制大降,雄风不再,难与当年的兄弟鼓楼同日而语,但是,其仍不失为钟楼街上最伟岸之建筑。可惜的是不济的命运并没有改变,仍是得不到官家的垂爱,又是两百多年失修,直至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将近尾声的道光二十年(1840)才被草草修葺。作为那时阳曲县在任知县的崔光笏并不是主动修楼,而是在“宪谕”的指令下被迫完成。苦命的钟楼,虽经重建,到1931年,尚不足百年,便又成破败不堪,老气横秋,濒临塌圮。

当时,经过一番商讨后,给出政策:谁拆除危楼,危楼能用之材归谁,空出之地由谁使用。用一般人的眼光来看,拆楼条件虽优,但投入人力、物力颇费,得不偿失。但是,这个难占便宜的政策却被晚期晋商翘楚、榆次陆堡人贾继英不动声色地转化为一项发财的好营生。这个贾继英就是当年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出逃北京,以避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难,“西狩”西安,途经太原钱粮困顿难以为继时,慷慨解囊捐助30万两白银的晋商后起之秀。

久住太原的贾继英熟知太原民风民情,他盘下拆除钟楼工程后,于1931年张榜公示,钟楼台基之大砖,谁拆谁搬归谁,分文不取;台基之夯土,方量量颇大。贾氏知太原城民终年使用煤泥、煤糕,为做饭取暖之必须之材,而煤泥、煤糕制作材料之一——烧土,都取自东山土岭。每车烧土价格在一毛、八分之间,所以,城中有一项专门行业,叫做“卖烧土”。贾氏规定,钟楼之土,每车一律五分(旧市五佰)。拉土卖土者闻听,土价贱东山一半,而路途之近就在咫尺。就近拉土卖土,力半而功倍,何乐而不为。至于钟楼之木材、建材,亦便宜估价而售。

结果,很快把将圮之钟楼拆除得干干净净,不仅分文未花,反而多有收获。很快,贾氏在万历钟楼故址上盖起了两层新式洋楼,筹建了省会城中最大的五金商行——斌记五金商行。“斌记”的问世,宣布了太原钟楼街上最后一座钟楼之殇。这条以钟楼命名的古街,在1931年后,成为只有“钟楼街”之名而无“钟楼”之实的商业街。万历钟楼之殇,或许正是这个“百年商市”极尽繁华之后行将衰退的一个信号或象征。

元亡明兴之初,随着太原城的扩展拓建,过往的“东门正街”因明初大钟楼的问世而更名“钟楼街”。明代之前宋金之数百年间,一直被府城使用了多年的“打钟寺”钟楼,因失去城中报时的功能而殇逝了。万历年间,谢成于明初所建之大钟楼,又因众人皆知却知之不清的“替罪”而夭折,沿演了钟楼街上第二次“钟楼之殇”。1931年,万历所建的钟楼又因年久失修,有碍会城观览且有伤人之虞,而被拆除得干干净净,遗址不存。太原城中千年之街钟楼街上,最后的“钟楼之殇”也宣告终结。百年商市钟楼街成了没有钟楼的钟楼街。或许,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到来。或许,一座崭新的钟楼将在故址上涅槃重生。太原的人们期盼着!

盼天明

正当百年商市在煎熬中挣扎、力图重振时,等来的却是卢沟桥事变。1937年11月8日,太原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手,太原经济遭到严重的掠夺和空前的破坏,百年商市钟楼街陷入灾难深重的苦海。

仅据1937年至1940年的资料统计,便可看到太原市商业殖民化、日货充斥市场的程度有多深,太原的民族商业被排挤、衰落情况之严重。在沦陷时期,全市工商业户数减少一半以上,所受直接损失达22.26290562亿元,其中便包含着百年商市钟楼街上的巨大损失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,不待民族工商业复苏,官僚资本便迅速占领太原市场,它们依靠官僚特权,疯狂地兼并加吞并,初看向好的百年商市钟楼街,经过了一个短期的“假象繁荣”后很快衰落。据有关资料显示,“1946年底到1947年初,太原商号有3766家;到1947年底1948年初,降为3184家;到1949年太原解放前夕,全市商号已降到1590家”,而且,惨淡经营,看不到前景,倒闭和消失数达50%。从当时全市商号、商铺的迅速衰退中,完全可以看到作为太原百年商市的钟楼街已经接近完全崩溃的边缘。全市人民,包括全市的工商营业者,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,人们翘盼人民解放军的拯救,翘盼天明,翘盼着百年商市万莫夭折,翘盼着百年商市的劫后重生。



本版绘图:季和

纪实

于是赵忠尧就随口应道:“好,我考虑一下。”

密立根教授是物理学的权威,又是一个很有修养的西方人,即使已经做了决定,不容商议的事,他也仍会彬彬有礼地一句“请你考虑一下”,以示尊重对方。可是,赵忠尧偏偏没有理解这“考虑”的真实含义,竟然“给个棒槌就当针(真)”了。密立根教授一听,面露愠色地说:“这个题目很有意思,相当重要。我看了你的成绩,觉得你做还比较合适。你要是不做,告诉我就是了,不必再考虑。”

赵忠尧虽然是个实在人,却并非冬烘先生,一听这话才明白,这是老师经过深思熟虑、反复挑选,才为他“度身定制”的

题目,是出于对他的深厚期望才交给他的,自己确实没有必要再“考虑”了。他立刻表示愿意做这个题目,密立根教授才露出满意的神情。

实验是艰苦的。那时,赵忠尧上午上课,下午准备仪器,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时,才能进行实验。这个实验要求半个小时取一次数据,而且要通宵达旦地做。已经劳累了一整日的赵忠尧只好靠闹钟把自己从困倦中催醒,坚持把实验做下去。科学的发现既需要创新意识,也需要认真的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,尤其是有些科研工作,需要做大量烦琐的、枯燥乏味的实验。

赵忠尧就一直以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,坚持把实验做下去。实验的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2



边东子 著

《中关村特楼》节选

连载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02



张卫平 著

《红色银行》节选

——同志哥,能没有用吗?

大伙哈哈笑起来。

六

快到年底的时候钞票终于印了出来。

先是印了一批一角的票子,接着一鼓作气又印了一批二角的。

当时谁也不知道,这些票子是抗战时期几个根据地里最早印出的一批货币。这些货币由于是用当地的土纸印制,加上流通数量有限,传到今天的实物非常稀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当地政府为了找到“兴县农民银行”货币实物,向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,曾广泛征集“兴县农民银行”货币。

白宝明不懂得司令部参谋是干什么的,一直惦记着这家伙到底有用没用:这家伙有用吗?甄排长敲一下白宝明的头:这是啥子问题?鬼子司令部的参谋哎

保存了几十年的“兴县农民银行”一元券珍贵实物。

刘象庚打发白宝明到长兴堂现场监印。刘象庚告诉白宝明:“宝明啊,你就在现场盯着点,这可是票子,不可有个闪失啊。”

白宝明就白天黑夜在长兴堂那里盯着。为了保密,长兴堂白天也上着门板,屋子里点着灯,两个工人连明夜印着钞票。机器是手工操作,把刻好的石板架上去,铺好纸张,打上油墨就能开印了。

当时还没有购回专门印刷钞票的纸张,刘向庚只好让田掌柜用长兴堂存储的土纸代替。这种纸非常粗糙,既薄又软,也不易保存。

小说